

2006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冰 峰 陈亚美 主编 微型小说杂志社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偷父》刘心武

《藏姐》陈永林

《主任科员老牛》凌鼎年

《享受错误》谢志强

《丑奴儿》滕刚

《体面》邢庆杰

《市长扶贫》申平

《领导》刘国芳

《意外》孙方友

2006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冰 峰 陈亚美 主编 微型小说杂志社 选编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6中国年度微型小说/冰峰, 陈亚美主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07.1

(2006中国年度作品系列)

ISBN 978-7-5407-3824-2

I .2… II .①冰…②陈… III .微型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47159号

2006中国年度微型小说

选编者 微型小说杂志社
主 编者 冰 峰 陈亚美
责任编辑 代周阳
美术编辑 罗 云
责任校对 田 芳
责任监印 唐慧群

出 版 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821573 2863978
传 真 0773-2821268 2802018
邮购热线 0773-2821573
电子信箱 ljcb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 制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20×980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2 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07-3824-2
定 价 22.80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要树立微型小说的精品意识（代序）

冰 峰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微型小说精品不多。有时候我们连续阅读三四本微型小说刊物也选不出一篇可用的东西，浅薄的、雷同的、仿制的和平庸的东西却屡见不鲜。面对兴旺、繁荣的微型小说盛景，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如果分析其原因，我想这与微型小说作者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一些作者在利益的驱使下，为适应一些媚俗刊物的需要，追求发表数量，较少考虑“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艺术质量要求，动辄一年写上千篇作品，其“大干快上”的高产风采堪称“劳模”。从而使作品质量骤然下降，出现了结构单一，语言干瘪，情节重复，手法雷同的缺陷，缺少新、奇、特、鲜活、生动的艺术敏感和变化。有的微型小说作家则害怕在刊物上少出现自己的名字会被读者冷落或遗忘，就开始“挤牙膏”，不断生产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其结果是，不仅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留住，反而把自己过去的好名声也糟蹋了。

如果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只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艺术质量的现象在微型小说作者中普遍存在。客观地说，任何一个作家，都不可能没有败笔，不可能保证每篇作品都是精品。但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则应该对自己的水准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不能为了追求数量，粗制滥造地“批量生产”，让“残次”作品草率出笼，让读者失望。

事实上，那些写了上千篇作品的微型小说作家，真正让人能记住的作品也就那么几篇，有一个现象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微型小说选本出版后，发行量很好，而微型小说作家出版的个人专集，发行量却少得可怜，多数只印一两千

本。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微型小说作家个人作品数量大，但精品佳作少，不足以达到能够撑起一本集子的实力。

作者对发表数量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微型小说刊物质量的下降，引起读者的不满，出现读者流失的危机。就像小品一样，一阵繁荣之后，观众越来越苛刻、挑剔，小品创作越来越难，质量一般的小品就很难引来观众的掌声了。微型小说也是如此，没有高质量的艺术品位做前提，打造具有思想性、趣味性、文学性的精品力作，一般水平的微型小说必然会淡出读者的视线。

二是由于一些作家创作数量多，造成了创作资源枯竭，不得不采取借鸡下蛋的方式进行创作，结果造成作品雷同、似曾相识。很多作品，其情节惊人地相似，起初我曾怀疑这些作品有抄袭之嫌，但仔细研读，却发现语言表述方式、结构、细节都有很大差异。后来我明白了，这些故事情节来源于同一条新闻或传闻，只是几位作家做了不同的加工处理而已。这是由于作者生活资源枯竭，又急于写出作品，不得不翻报纸、看新闻，来找可写的故事，结果使作品越来越边缘化，这些作品虽然有故事，但缺少作家的个性体验和血肉，只能算作用叙述语言改编的新闻、通信报道或小品文。

写小说不是搞摄影，只要能吃苦，有一个好的设备，勤能补拙，几千张照片总会有几张让人满意的作品吧！而写小说不是这样，它的创作源泉来自于作者所经历、所感受的生活，并通过作者主体的审美创造来实现其艺术效果。所以说，一个小说家拥有的小说细节是有限的，不能肆意挥霍自己的才情，那样就会出现江郎才尽的尴尬局面。即使玩一些小聪明，也会露出艺术失真的马脚。

三是参与微型小说创作的文学队伍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庞杂，从而导致微型小说作品出现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局面。有的微型小说，艺术品位降低到了幽默、笑话、故事、段子……的层面上。这是由于一些作者对于微型小说艺术要求的无知或者是片面理解造成的，同样也与部分刊物编辑的文学素养、审美趋向有关。其一，一些刊物的编辑，对微型小说文本的判断、辨别模棱两可，没有明确的标准，结果使一些非小说的作品在微型小说的刊物或栏目里发表，结果误导了作者与读者，使许多人对微型小说的文本产生了误解；其二，由于作品质量没有量化标准，各种报刊的编辑在选稿的时候，也只能凭自己的艺术感觉来判定一篇作品的“死活”。而编辑的艺术感觉来源于经验，这就容易使那些知名度比较高，作品质量却并不高的作家的作品发表出来。结果给作者和读者都造成了一种错觉，对微型小说“好”与“坏”的判断出现了严

重的偏差。

在编辑本书时，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偏差，初选的作品，都是由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筛选的，他们不熟悉微型小说作家，但又具有很好的鉴赏能力。由此遴选出的作品，再由我们的编辑来阅读，偏差就会降低许多。

综上所述，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求我们的微型小说作家树立精品意识，把精品意识贯穿到创作之中。在创作之前，要有意识地把作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一年少发几篇作品没什么，要从思想性、艺术性上下功夫，耐得住寂寞，沉得下来，厚积薄发，力争创作出达到或超过自己最高水平的精品力作。

一篇作品能否称得上精品，需要历史、时间的验证。或许，你的千篇作品只是一堆文字垃圾，很快就会被历史的巨浪冲洗干净；或许，你只写了一篇作品，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浮出水面，成为了传世之作。

我们所编的《2006中国年度微型小说》一书，是在几万篇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真伪难辨的微型小说作品中淘洗出的优秀作品，我相信，它会成为2006年度中国微型小说优秀作品的一个范本，会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青睐。

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微型小说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施肥，浇水，使这棵大树花红果丰，在“量”的繁荣之上达到“质”的辉煌。

2006年11月11日于北京

目 录

要树立微型小说的精品意识

(代序) 冰 峰 (1)

偷 父 刘心武 (1)

疯 姐 陈永林 (3)

丑奴儿 滕 刚 (6)

享受错误 谢志强 (8)

领 导 刘国芳 (10)

主任科员老牛 凌鼎年 (12)

体 面 邢庆杰 (14)

泼 妇 侯德云 (16)

意 外 孙方友 (18)

我在大学等你 村 夫 (19)

劳动委员 秦德龙 (20)

修 桥 阿 水 (23)

八月盛宴 何葆国 (25)

两盒月饼 刘万里 (27)

书法家 韦延才 (29)

残疾人 王奉国 (31)

兄弟春山 刘绍泉 (33)

跳艳舞的小鸿 蔡 楠 (35)

我 们 王奎山 (37)

一种假设 安 勇 (39)

妈妈要做你的榜样 ... 刘 鑫 (41)

你是好人 贺 鹏 (44)

E时代馒头 无业良民 (46)

肉 瘤 肖劲风 (47)

风水宝地 赵 新 (49)

大众情人于晓梅 孟宪歧 (52)

重新关上房门的

女人 饶建中 (54)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 马新亭 (56)

证 据 曾世超 (58)

民工泡妞记 汪桂明 (60)

智者陈平 马宝山 (63)

被淹死的镇长兄弟 ... 叶轻痕 (65)

茶尖上的思念	王熙章 (67)
老万的尴尬	张学荣 (69)
发生	秦 俑 (71)
距 离	韩昌元 (74)
左岸风情	陈国兴 (75)
报 答	王琼华 (77)
猪 血	纪富强 (80)
关于麦子	梁海潮 (82)
矿 难	龙 鸣 (84)
甜蜜的报复	李其祥 (86)
邀人讨债	游 睿 (88)
稻草人	徐国平 (90)
孔子与颜回	包作军 (92)
贫富逻辑	魏金树 (94)
预 案	来卫东 (96)
心疼母亲的孩子	柳上惠 (98)
钻 戒	永 星 (100)
打 贼	曾 颖 (102)
你会不会说话	魏永贵 (104)
报 销	山 泉 (107)
大 师	聂鑫森 (109)
总有什么地方不	
对劲	刘建超 (111)
七嫂是我的邻居 ...	黄 文 (113)
徐四清求医	张晓枫 (115)
孩子他爸	芦宏伟 (116)
羊	刘林山 (119)
喜欢紫兰花的蝴蝶 ...	于 强 (120)
弄不成	范军朝 (123)

送液化气的汉子 ...	陈洪娟 (125)
跟你借个媳妇	刘殿学 (127)
做 主	赵明宇 (129)
牵 挂	高海波 (131)
学雷锋做好事	施忠良 (132)
上 诉	吴水群 (134)
大 钱	帅士象 (135)
狗蛋和毛妮的N次	
通话	侯发山 (136)
锁坏了	朱树元 (138)
被通缉的狗	吴作望 (140)
9个月以后	风之扬 (141)
请教专家	严新才 (142)
改造我们的器官 ...	朱 宏 (144)
例 子	郑俊甫 (146)
当绑匪遇上哲学	
博士	玫瑰水手 (148)
鱼的权利	闻 宜 (150)
杀人的眼睛	蒋亚林 (152)
寄错了的贺卡	吕 游 (154)
望的故事	张海迪 (156)
别动我的职责	王 悦 (158)
收 麦	中 学 (160)
天外来屋	韩 英 (162)
疯牛病的原因	冯春生 (164)
丑妻难寻	刘向阳 (166)
没人敢动你	张光茫 (168)
最后一颗子弹	奚同发 (170)
“混先生”小传	陈鲁民 (173)

反 常	华 凯 (174)
大强想, 二强想 ...	于小渔 (176)
天方地圆	清 风 (177)
屁股上的胎记	许 峰 (180)
冷 夜	周海亮 (182)
顺 序	余 人 (184)
升 级	蔡良基 (185)
对 话	雨 童 (187)
一次要命的补考 ...	徐兆年 (188)
绝不低头	叶倾城 (190)
中 午	申永霞 (192)
还他一耳光	王喜成 (194)
最安全的星球	陈大超 (196)
夜半惊魂	李战辉 (198)
第四者	石建希 (200)
帮你省钱	孙 权 (202)
宠 物	赵守玉 (204)
有人把我错认成了	
领导	汪云飞 (205)
二 孬	丁新生 (208)
复 读	段正兵 (210)
听 心	余克金 (211)
谁叫你是个领导 ...	乔 迁 (213)
“朋”字的另一种	
写法	秋子红 (216)
母语争霸战	王春华 (218)
老五的立场	乔培洞 (220)

疏 忽	刘正权 (221)
女人的脚印	辛立华 (223)
千万别给我涨	
工资	刘红旗 (225)
美女计	金 波 (226)
杀人犯	曾文森 (230)
谎 言	许国江 (232)
我喜欢咱们一起过 ...	孙红岩 (233)
看望校长	朱守冬 (235)
回龙汤	徐志义 (236)
寻 鸭	于鲜红 (239)
真 相	王 巍 (241)
夏天的故事	刘朝霞 (244)
短跑冠军	杨树培 (245)
逼出来的坚强	汤春喜 (247)
爱心的力量	苁 蓉 (249)
盗版女小资	雪小禅 (251)
彩铃劫案	小 华 (252)
遭遇一个“贼	
老婆”	邵孤城 (254)
搭错车	黄晓莉 (256)
父亲借钱	黄邦寨 (258)
谢绝探望	梁 戈 (260)
罪 孽	王瑞云 (261)
过 河	凝 冰 (263)
眼 光	王宏理 (265)
市长扶贫	申 平 (266)

偷 父

刘心武

我到家已临近午夜，进门后按亮厅里的灯，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难道……我快步走到各处，一一按亮灯，各屋的窗户都好好关闭着啊！但是，当我到卫生间再仔细检查时，一仰头，心就猛地往下一沉——浴盆上面那扇透气窗被撬开了！再一低头，浴盆里有明显的鞋印。有贼！我忙从衣兜掏出手机，准备拨110报警。这时，又忽然听见声响，循声望去，发现卧室床下有异常。我把手机倒换到左手，右手操起窗帘叉子，朝床下喊：“出来，放下手里的东西，只要你不伤人，咱们好商量！”

一个人从床底下爬出来了，是一个瘦小的少年，剃着光头，身上穿一件黑底子的T恤。我看他手里空着，就允许他站立起来，用窗帘叉指向他，作为防备，问他：“你偷了些什么？把藏在身上的东西掏出来。”

他把两手伸进裤兜，麻利地将兜翻掏出来，又把手摊开，回答说：“啥也没拿啊！”

看他那一副“久经沙场”、处变不惊的模样，倒弄得我哭笑不得。我用眼角余光检查了一下我放置钱财的地方，似乎还没有受到侵犯。我保持伸出窗帘叉的姿势，倒退着，命令他跟我来到门厅里，开始询问。

“您为什么还不报警？”他问我。

我把手指挪到手机按键上，问他：“警察来了，你会是怎么个处境？”他叹口气：“嗨，惯了，训一顿，管吃管住，完了把我遣返回老家，再到那破土屋子里熬一阵呗。”他无所谓，甚至还带些演完戏卸完妆可以大松一口气的表情，令我惊奇。

他今年14岁，家在离我们这个城市很远的地方。他只上到小学三年级就辍学了，一年前开始了流浪生活。现在靠结伙偷窃为生。

我望着灯光下瘦骨嶙峋、满脸大汗的少年，问他：“饿吧？”他眯眼看我，仿佛我是个怪物。我为他泡了一碗方便面，端到他面前。

我决心放他去，对他说：“我的话你未必肯听，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说，不要再干这种违法的事，你应该走正路。”他点头。

我给他开门时，他居然说：“我还不想走。”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

他回答的声音很小，我听来却像一声惊雷：“我爸在床底下呢……”

天哪！原来还有个大活人在卧室床底下。我慌忙将窗帘叉抢到手里，准备拨110。这工夫，那少年却已经转身进了卧室，麻利地爬进了床底下。我惊魂未定，他却又从床底下爬了出来，回到了门厅。我这才看清，他手里捧着一幅油画。我正想嚷，他对我说：“我要……我要我爸……求您了。”

那幅油画，是我临摹凡·高的自画像，这幅自画像里，人物显得特别憔悴，眼神饱含忧郁，胡子拉碴的。

少年窃贼告诉我，他负责踩点的时候，从我家窗外隔着铁栅看见了这幅画，一看就觉得是他爸，总想偷走它。今天，他好不容易钻了进来，取下这幅画，偏巧我回来了……

我细问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呢？你妈妈呢？”

他执拗地告诉我，他没有妈。他妈在他还不记事的时候，嫌他爸穷，跟别人跑了。他记得他爸，那扎人的胡子茬儿，那熏鼻子的汗味加烟味加酒味……

他们那个村子，不记得在哪一天，忽然说村外地底下有黑金子，大家就挖了起来，他爸爸也去挖。去年的一天，半夜里村子忽然闹嚷起来，跟着有呜哇呜哇的汽车警笛声，他揉着眼睛出了屋……简单地说，村外的小煤窑出事故了，他爸，还有别的许多孩子的爸，给埋井底下了……

少年说这些事情的时候，眼里没有一点泪光。我听这孩子讲他爸遇难，也就是鼻子酸了酸，但是，当我听清这孩子今天钻进我的屋子，为的只是偷这幅他自以为是父亲的画像时，我的眼泪忍不住溢出了眼角。

我把画送给了他。他也不懂得道谢。我把门打开，他闪了出去。

关上门以后，我若有所失。不到半分钟，我就一溜烟跑下楼梯，气喘吁吁地踏出楼门，朝前方和左右望，那少年竟已经从人间蒸发，只有树影在月光下朦胧地闪动。

我让自己平静下来。当一派寂静笼罩着我时，我问自己：“你追出来，是想跟他说什么？”

是的，我冲出来，是想追上他并叮嘱他：“孩子，你以后可以来按我的门铃，从正门进来！”

(选自2005年12月25日《文学故事报》)

疯 姐

陈永林

姐比我大十二岁。

我是姐一手带大的。

姐的疯病不是很重，没犯时同正常人一样。姐的病大都在变天的时候发作。姐的病即使发作了，也只是自言自语，不像别的患病的人追小孩打。

小时候，姐寸步不离地守着我，那时没人敢欺负我。谁敢欺负我，姐就跟谁急。一回，一个大我两岁的男孩打了我，我哭了，姐把那男孩压在身下，让我打他。男孩的母亲来我家告状，母亲就骂姐。姐说：“是他先打弟弟。谁打我弟弟，我就打谁。”

我七岁那年上了小学，姐总送我上学，然后接我回家。

碰上下雨天，满是污泥的小路极滑，姐怕我摔跤，背我。我家离学校四里路，姐累得气喘吁吁的，我让姐放我下来。姐不。姐说：“你若摔跤了，妈又会骂我。”一天下雨，姐背我时，脚下一滑，摔在地上了。我和姐都一身的泥巴。姐忙把我抱起来：“摔痛没？”姐的样子很急。我摇摇头：“一点也不痛。”姐这才放心了。

但放学时，我就感冒了，发烧，流鼻涕，打喷嚏。妈就骂姐，说姐这么大的人还照顾不好我。姐不出声，任妈骂。我说：“妈，不怪姐，路太滑。”

小时候的我总为有一个这么疼爱我的姐感到自豪。但懂事后，我为有这么一个疯姐感到羞耻，感到自卑。

那是六月的一天。快放学时，刚才还好端端的太阳忽然不见了踪影，阴云却是越积越厚。片刻就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放学了，同学们都站在走廊里，等家里人送伞来。

没多久，姐送伞来了。姐浑身湿透了，冷得不停地哆嗦。那时我在教室里写作业。姐站在走廊里，也不叫我。目光呆滞的姐嘴里叽里咕噜地说些谁也听不懂的话。走廊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姐身上。

全班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疯姐了。

此时有人喊：“林子，你姐给你送伞来了。”我见了姐的疯样，真恨不得地底下有条缝，我好钻进去，永远在同学们面前消失。极度羞愧的我理也不理姐，也没从她手里拿伞，而是光着头冲进雨中。

姐在我身后喊：“林子，带伞。”姐跑着追我。姐摔了一跤，马上爬起来，又追。我跑得更快了。

跑到家，我浑身湿透了。姐也一身泥水。

妈又骂姐：“你是怎么送伞的？”我说：“不关她的事。我今后再不要她送伞了，送了伞我也不用，省得同学们都笑我。”

但一下雨，姐仍给我送伞。

我对妈说：“姐若给我送伞，那我就不上学了。”妈说：“她硬要给你送伞，拦也拦不住。”

我不再理姐。姐同我说话，我也装作没听见。姐说：“我做错了什么？你怎么不理姐？你不理姐，姐心里好难过。小时候你多亲姐，半个上午没见到姐，就哭着找姐，什么话都喜欢跟姐说。”姐的泪水一滴又一滴地掉下来了，“要是你不长大那多好！”我的牙一咬，狠狠心说：“我没有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疯姐。你让我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姐的身子剧烈地抖了一下，姐的手不住地抖。我忙出了门。

此后，我再没同姐说过一句话，姐也没找我说过一句话。

只是我上学时，走了很远，总能看见姐站在村口目送我。我到学校了，她才走。放学时，姐也总站在村口迎我。她看见了我，便加快了步子。我知道她是担心我的安全。小时候，我极贪玩，也极喜欢玩水。而我上学的路上有两口池塘。姐以前也总不让我玩水。

但是那天上学的路上，我见池塘里有许多蝌蚪，忍不住蹲下来捉蝌蚪。捉

了一只蝌蚪，我就放进矿泉水瓶里。当我想捉第二只时，听到姐喊：“林子，不能玩水。”我不听，仍捉蝌蚪。蝌蚪游得很快，我的身子不停往前挪，终于失去重心，一头栽进池塘里。我手脚乱扑腾。“姐，救我。”但我的嘴里灌进了几口水。后来的事我就知道了。

当我醒来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一脸的泪水。

原来姐为救我死了。

“姐，姐……”我扑到姐的身上，有好多话要同姐说，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一个劲地哭着。

妈说：“林子，姐是为你疯的。”

姐十一岁那年，爸妈为生个儿子，便让姐装疯。因为按政策，夫妻生的子女如有残疾，就可以再生一个，爸妈便让姐装疯。爸妈不准姐洗脸，不准姐梳头，不准姐同任何人说一句话。姐一说话，妈就打姐，姐憋得难受，只有自己跟自己说话。

我生下来后，姐真的疯了。爸妈才后悔。原本爸妈想，只要把我生下来了，就不需要再让姐装疯了，那样村里就罚不到我们家的钱。

妈一脸的泪水：“你姐最喜欢的人就是你，她心甘情愿地为你疯，心甘情愿为你死……”

“姐，姐，我最好最好的姐……”

（选自2006年7月4日《新课程报·语文导刊》）

丑 奴 儿

滕 刚

我四十岁那年夏天，没有看清赵玉清的长相，就把她引诱到宾馆的房间，结果迫不得已跟她过了一夜。如今，十一年过去了，这个四川女人拒不嫁人，决定靠我的爱情活一辈子，让我哭笑不得，无计可施。

那个夏天的晚上，我和所有出差在外的男人一样，在上海浦东一家宾馆的房间里坐立不安。我在宾馆上下侦察半天，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带回房间的女人，我决定到宾馆对面的桑拿中心试试运气。我在桑拿中心的休闲大厅，一边做足底按摩，一边寻找猎物。我数了一下，休闲大厅一共四十个女服务员。一个手托罐头啤酒的女服务员引起我的注意。

她胸部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就是脸看不清。大厅里的灯光太暗，我几次找借口把她叫到身边，试图让她靠近我，有一次她的脸几乎贴到我的前额了，我都没能看清她的长相。我最后一次把她叫到身边，把她手里的啤酒全买了下来，我说：“你真美。”这是我对所有女人的口头禅。她说：“谢谢。”我问：“你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赵玉清。”她软绵绵的声音使我浑身发热，我决定把她干掉。什么样的女人能上钩，我听她说一两句话就能知道，这么多年从未失手。我小声说：“我住在对面宾馆401房间，你要是没事，下班后到我房间吃夜宵。”她没吭声。我起身去更衣室，她一直把我送到大厅出口，在出口处我转身准备看她的脸，她却已经消失在大厅里了。

我的判断不会错，两个小时后，有人敲门。我拉开门，一惊。我想不到她这么丑。她的脸简直是歪的。我本打算让她坐一坐就打发她走，后来我看看表已经凌晨两点，再找女人也不容易，而且这时候要人家走也不道德，何况一年就这么一次出差的机会，好歹弄一个，毕竟比没有好。如果事情仅仅如此，决不会酿成大错。为了使对方尽快进入状态，确保性生活的质量，我说了些夸奖

她的话。这是我的经验。对一个女人，你如果不说好听的话就上床，那无异于奸尸，根本谈不上什么销魂。我夸她的时候受到了她的盘问。她说：“人家都说我长得丑，为什么就你夸我漂亮呢？”我说：“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她说：“大厅里那么多女的，你为什么偏偏选中我？”我很恼火，很不耐烦，不如一次把话说到位，我说：“你就是我喜欢的那种女人，你有一种一般女人没有的气质。”她身体立即发了软。我们很快上了床，她配合得很好，但我没想到她是处女。我掏钱给她，她不要。她说：“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她又说：“把你的领带送给我，好吗？”我把领带给给了她，她在我脸上亲了一口，就走了。

我很快把这件事忘了。没想到两年之后，我到上海出差，去那家桑拿中心寻找猎物时，又碰到了她，我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她说：“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我真的遇见鬼了。她一定要我去她家。我不肯去，我说我有急事要办。她执意要我去。我怕闹出什么事来，毕竟我跟她的关系有非法的成分，而且上海这方面抓得比较紧，我只好勉强应允。

她的家不过是在江边租的一间民房。她说，那次你走了之后，我就租了这间房子，这房子是为你租的，是你在上海的行宫。我浑身冒汗，手脚冰凉。

我抬头一看，床的上方悬着我的那根红色领带，那是我老婆从俄罗斯带回来的。我一阵晕眩。

她说：“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我没说话，我只想赶快逃走。

她说：“我长这么大没有一个男人追过我、夸过我、喜欢过我，你是唯一一个夸过我喜欢过我的男人，我知道你是真的。你不喜欢我，你不会夸我的。那天大厅里那么多女的，你偏偏选了我。那天晚上你把我抱得那么紧，你不喜欢我你不会抱得那么紧的。”

我恶心，我想吐，我想逃。但我又觉得她很可怜。

出于对她负责，或者说尽快让她死心，我说：“我是个有家室的男人，在外只是逢场作戏。”我当然不可能说我那天晚上没有看清她的脸，尽管那样说最有效果，但是后果不堪设想。

她立刻用手捂着嘴撒娇道：“你什么都不要说，你不要告诉我你已经有了女人、有了家、有了孩子；你不要告诉我你的姓名、你的地址、你的工作单位、你的电话号码；你不要有任何负担，你想来就来，不想来就不来。我永远不会嫁人，我只要有这份爱，就能活下去，你永远不来都不要紧。”她说

完，脱光衣服，平躺在床上说：“请陛下享用。”

事后，她取下领带说：“当我哪天发现你爱我是假的，我就用这根领带上吊。”我大惊失色。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没有看清一个女人的长相就跟她睡了一觉，会把她弄成这样。

不知是好奇，还是担心，两年之后，我去上海，又去了那间平房。她居然还在。我的领带还挂在那个地方。她说：“我知道你会来的。”她说：“那天晚上那么多女人，你偏偏选中我！”我立刻说了个谎，离开了她。

我多次发誓永远不去看她，但每次到上海我还是去她那儿，我有时甚至会鬼使神差特意去上海看她。我每次去看她，都想劝她赶快嫁人，但是我每次去看她，更使她相信她的判断是对的。我经常梦见她用我那根领带上吊，我经常在噩梦中惊醒。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女人这样爱着我，我没有一点办法。

直到现在，十一年过去了，这个丑陋的四川女人，因为我的那几句谎话，依然住在上海浦东那间潮湿的平房里，靠我的爱情和领带活着，我不知如何是好。

（选自2006年6期《天池》）

享受错误

谢志强

有这么一个小镇，小镇里的居民都不干事。不是他们不愿意干、不能干，而是镇长规定干错了事就要重罚。镇长有套无错主义的理论，居民怕出差错，而且，一任一任的镇长都奉行了这个“主义”。居民便养成了好闲的习惯，眼睁睁地盯住干事的人，因为，按规定，发现了错误可以举报，举报就有重奖。